

说“鞶鉴”

鲁 毅

“鞶鉴”之名，《左传》凡两见。《庄公廿一年》：“郑伯之享王也，王以后之鞶鉴予之。”又《定公六年》：“昭公之难，君将以文之舒鼎、成之昭兆，定之鞶鉴，苟可以纳之，择用一焉。”杜预注：“（鞶鉴），鞶带而以镜为饰也。”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云：“鞶，又作盘（盤）。”故“鞶鉴”亦作“盘鉴”。

自杜注行世以来，后世注家多宗其说，今人杨伯峻先生1990年修订重版的《春秋左传注》也仍旧采用此种说法，并且进一步解释补充道：“鞶是大带，亦名绅带；鉴，镜也。鞶鉴为一物，大带而饰之以鉴者。”这是迄今最为权威的结论，因此，新近出版的《汉语大词典》“鞶鉴”条亦云：“古代用铜镜作装饰的革带。”新《辞源》、新《辞海》略同。然而认真地研究一下我国古代的服饰制度和古汉语构词规则，就会发现这种训释其实值得商讨。

首先，从词义上推敲，在组成“鞶鉴”一词的两个词素中，虽然杜、杨二注并释“鉴”为“镜”甚确，但于“鞶”，却仅据字面义，或释为“鞶带”，或释为“大带”、“绅带”，似均与古代服饰制度不合。请看以下论述：

《说文·革部》：“鞶，大带也。《易》曰：‘或锡之鞶带’，男子带鞶，妇人带丝。”王筠《句读》云：“带鞶，带丝见男女之别。”

《白虎通·衣服》：“男子所以有鞶带者，示有金革之事也。”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·乾部》引作：“男子所以有革带者，示有金革之事也。”

《文献通考·王礼考》：“革带，古之鞶带也，谓之鞶革。文武众官牧守丞令下及驛寺皆服之。”

由上可知，鞶带即革带，是男子（士大夫）的专用服饰。

又，《说文·巾部》：“带，绅也。男子鞶带，妇人带丝”。段玉裁注云：“古有大带，有革带。革带以系佩褱，而后加大带，则革带统于大带，故许（慎）于绅于鞶皆曰大带”。《渊鉴类函》卷三七一引《陈氏礼书》亦云：“古者革带，大带皆谓之鞶，《内则》所谓男鞶革带也。”

《说文·系部》：“绅，大带也”。段玉裁注云：“绅则大带之垂者也。许但云大带，亦是浑言不析言”。

《礼记·玉藻》：“绅长制：士三尺；有司二尺有五寸。”郑玄注云：“绅，带之垂者也。有司，府史之属也。”

由上诸家所论又可知，大带、绅带及鞶带（革带）析言虽殊，但通言之则皆可谓之鞶带，均为男子（士大夫）的专用服饰。

今考传文，云：“王以后之鞶鉴予之。”其下孔颖达《正义》引服虔云：“鞶鉴，王后妇人之物”。据此，“鞶鉴”之“鞶”就绝对不能释为“鞶带”或者“大带”、“绅带”了。因为，我国古代封建礼制的核心是“辨君臣之位，明男女之别。”^①体现在衣着服饰上明文规定“男女不通衣裳”，^②即所谓“非法不服，非道不行，道路不同，男女有别，防其邪僻，纳诸轨度。”^③试想，贵以王后之尊，岂有越礼降格服用男性臣僚的服饰“鞶带”之理。显然，杜、杨二注对“鞶”字的训释，似均失之。

其次，从词形结构来分析，“鞶鉴”一词如果释作“用铜镜作装饰的革带”，那么这是一个具有偏正关系的复合词，偏词素

是“鉴”，正词素是“鞞”。偏正式复合词在古代汉语中极为常见，按照构词规则，偏应在前，正应在后，当云“鉴鞞”（如：饰有钩络的鞞带叫“钩鞞”；绣有兽头的鞞带叫“兽头鞞”等等。④）今传文明言“鞞鉴”而非“鉴鞞”，足见以词形而论，“鞞鉴”不会是以铜镜为饰的鞞带，而只能是具有某种性质的铜镜。杜、杨二注均属非是。

我们说“鞞鉴”确为铜镜。质诸旧籍，信而有征：

南朝梁刘勰《文心雕龙·檄移》云：“标著龟于前验，悬鞞鉴于已然。”又云：“鞞鉴吉凶，著龟成败。”（着重号为笔者所加、下同）

六朝以降，某些较为特别的铜镜渐与旧有著龟并举，成为时人占验吉凶祸福之卜具。旧籍每见记载。如：

东晋葛洪《抱朴子·内篇·杂应》：“占休咎于龟策（“策”即著草），皆下术常伎，……用明镜九寸以上自照，有所思存，七日七夕则见神仙。或男或女，或老或少，一示之后，心中自知千里之外，方来之事也。”

又，唐卢照邻《五悲文·悲才难》：“童子尚知其不可，矧衡镜与著龟。”⑤

对照比较上引三例文献材料，不难看出刘文之“鞞鉴”与葛文之“明镜”、卢文之“衡镜”都分别与“著龟”对举，实同为占卜之铜镜。故今人陆侃如先生《文心雕龙译注》、周振甫先生《文心雕龙今译》并译刘文之“鞞鉴”为镜，可谓真确之至。

又，元吴炳《咏古镜诗》云：“他时锡盘鉴（即“鞞鉴”），来照梦中熊。”⑥

此诗尤可证“鞞鉴”即古之铜镜。

如上论列，“鞞鉴”为铜镜无可置疑，但若想弄清“鞞鉴”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的铜镜，彻底解开这个疑团，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如何对“鞞”字加以诠释。我们说《经典释文》既云：

“鞶，又作盘。”那么在诠释“鞶”字时，就不能拘泥于其表面字形，一条道走到黑，而应从古音通假上另觅蹊径。愚意以为，“鞶”当为“般”之借字，其义为“大”。“鞶”、“般”古音同隶并纽元部，例可通借。如：

《易·讼·上九》：“或锡之鞶带”。马王堆汉帛书本“鞶”作“般”。

《仪礼·士昏礼》：“庶母及门内施鞶”。⑦《谷梁传·桓公三年》杨士勋疏引“鞶”作“般”。

《礼记·内则》：“男鞶革，女鞶丝”。⑧《谷梁传·桓公三年》杨士勋疏引“鞶”作“般”。

《谷梁传·桓公三年》：“诸母般申之，谨慎从而父母之言。”⑨《经典释文》：“般，一本作鞶。”

故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·乾部》云：“般，假借为鞶。”“鞶鉴”亦为“般鉴”。

而“般”可训“大”：

《广雅·释诂》：“般，大也。”

《方言》卷一：“般，大也。”

又《孟子·公孙丑》：“今国家闲暇，及是时，般乐怠敖，是自求祸也。”又《尽心》：“般乐饮酒、驱骋田猎。”赵岐并注云：“般，大也。”

这样，“鞶鉴”亦为“般鉴”，其实就是大镜。

如果我们再从语源学的角度作一考察，“鞶”之声符为“般”，而凡从“般”声之字，多含“大”义，试举例如下：

《说文·巾部》：“幣，覆衣大巾。”《广韵·桓韵》：“幣，大巾。”

又《女部》：“嫔，奢也。”段玉裁注云：“奢者，张也。”赵注《孟子》、《广雅·释诂》皆曰：“般，大也。”嫔之从般，亦取大意。”

又《革部》：“鞶，大带也。”《易·讼·上九》：“或锡之鞶带。”马融注云：“鞶，大也。”

《仪礼·士冠礼》：“周弁、殷冏、夏收”。郑玄注云：“弁名出于鞶。鞶，大也。言所以自光大也。”

《尔雅·释山》：“多大石”。郭璞注：“多磐石。”邢昺疏云：“磐，大石也。”

《荀子·富国》：“则国安于盘石。”杨倞注云：“盘石，盘薄大石也。”

《文选·郭璞〈江赋〉》：“尔乃域之以盘岩，豁之以洞壑”。刘良注云：“盘岩，大山。”

此外，字形无涉，但古音近于“般”声者，亦多有“大”义。如：

《说文》·半部：“胖，一曰广肉。”段玉裁注云：“此别一义，胖之言般也。般，大也。”《礼记·大学》：“富润物、德润身，心广体胖。”郑玄注云：“胖，犹大也。”

这样的例证还有许多，如：庞，雱、滂、磅皆是，不一一。

凡上诸例，我们看到“鞶带”是大带，“磐石”，“盘石”是大石，“盘岩”是大山。以此类推，“鞶鉴”也应是大镜。以其置诸传文，“后之大镜”于上下文意畅然无滞矣。

进而论之，《定公六年》传文云：“昭公之难，君将以文之舒鼎、成之昭兆，定之鞶鉴，苟可以纳之，择用一焉。”贾逵注：“舒鼎，鼎名。昭兆，宝龟。”又，杨伯峻注：“言谁能使鲁昭（公）复入鲁国，三宝可择用其一。”据传文可知，舒鼎、昭兆皆为卫国宗庙重器，“鞶鉴”既然能够与之并列，揆之情理，恐怕不会是饰以铜镜的鞶带，而只能是一面稀有罕见的大铜镜，方能与舒鼎，昭兆贵重相埒，同为三宝。

总之，“鞶鉴”释为大镜，无论证之以训诂、探之以语源，还是从文意、情理来看，都是言之有据，足可信从的。

附记： 已故著名学者王献唐先生《那罗延室稽古文字》^⑩云：
“《文苑英华》载上元时，有南海女子，制鞶鉴图，八花回环，凡百九十八字。事与窦连波妻苏若兰织回文诗锦相类。以情势测之，铜镜不能刺绣，殆别为单薄套褁，扣合镜上。于套褁正面，制作花纹。镜为圆制，套亦相同，故得回环为花。今传回文诗图，固正方圆相兼，如此方能环成回文，非织绣于鞶带上也。”拜读王献唐先生上述文字后，再参阅明王圻、王思义所辑《三才图会》中之“鞶鉴图”，颇有冰释理顺之感，谨录于此，或可为“鞶鉴”释为大镜添一力证。（见封二）

另据沈从文先生《唐宋铜镜》与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考古卷》“铜镜”条介绍，传世唐人铜镜直径最大者近两市尺，最小者仅一、二寸。其镜铭习用四、五言骈体诗文，字数无多。而唐南海女子所制之“鞶鉴图”除八花回环外，尚有一百九十八字长文。可以想见，此“鞶鉴”一定是面够大的铜镜了。

注：

①见唐虞世南《北堂书钞》卷八十。

②见《礼记·内则》。

③见《隋书·柳彧传》。

④见《汉语大词典》。

⑤见《文苑英华》卷三五四，页一八一七。

⑥见《渊鉴类函》卷三八〇。

⑦⑧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郑玄注：“鞶，鞶囊也。男鞶革，女鞶丝，所以盛帨巾之属。

⑨《谷梁传》范宁《集解》：“般，囊也。所以盛朝夕所须，以备舅姑之用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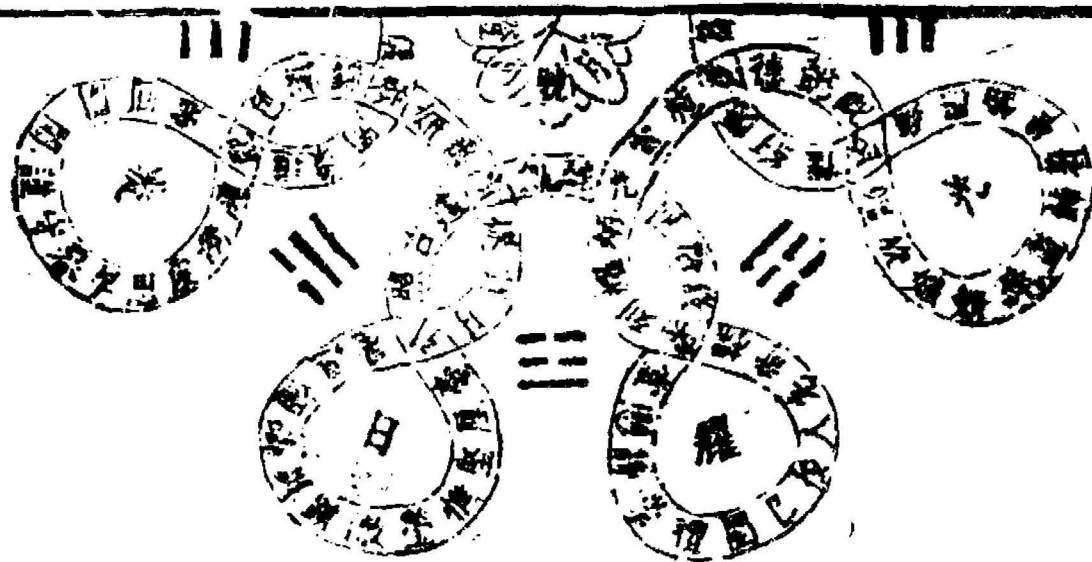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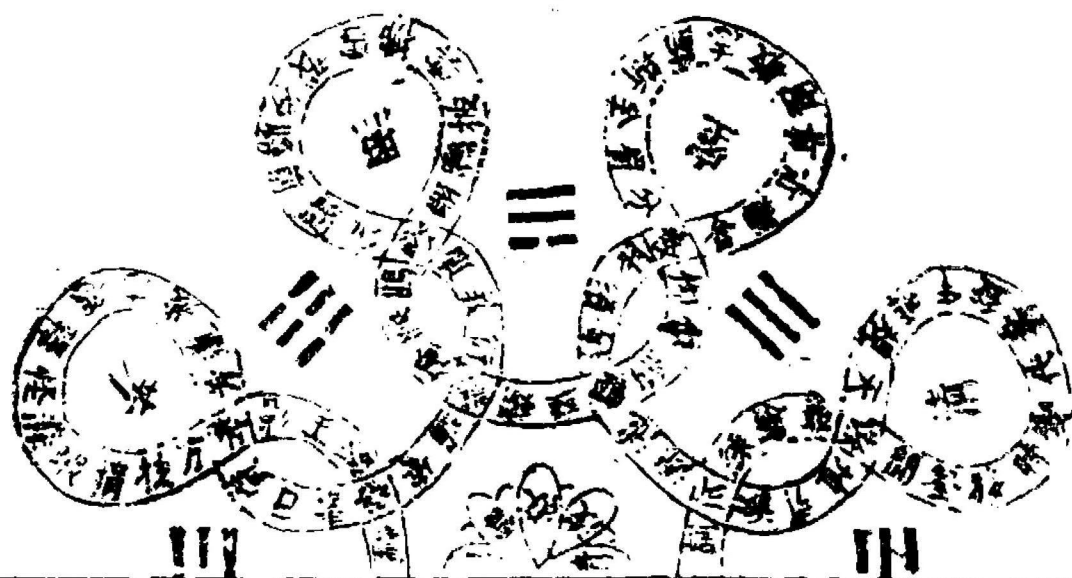
⑩齐鲁书社，一九八五年，第一版，页二六八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湖北大学历史系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曹月堂）

解字鑑圖

化十八字枝間八字環旋
讀之四六字爲句通担爲韻



其圖通結爲人枝者
詞之止常就先仙字韻
篇字止常就先仙字韻